

海的温度 著

润香榭

肆

镜花魔生

每一缕异香萦绕一段回帆
每一抹脂粉抚平一个心愿

以胭脂细数万千心结，
以水粉魅惑十丈红尘！
粉浓脂香中，

演绎一曲神鬼莫测的脂粉传奇！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闻香榭

肆
镜花魔生

海的温度

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花魔生/海的温度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3
(闻香榭)

ISBN 978-7-208-11935-2

I. ①镜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7883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
封面装帧 叶 珺

闻香榭之四

镜花魔生

海的温度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00,000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935-2/I·1199

定价 32.00 元

目
录



引子 二

● 壹 【相思染】 七

● 貳 【眼波横】 六五

● 叁 【紫葳膏】 八九

● 肆 【蛭粉水】 一二三

● 伍 【重逢露】 一五一

● 陆 【玄沙香】 一七九

● 柒 【迷谷散】 二二一

● 捌 【桃花面】 二五七



目
录



引子 二

● 壹 【相思染】 七

● 貳 【眼波横】 六五

● 叁 【紫葳膏】 八九

● 肆 【蛭粉水】 一二三

● 伍 【重逢露】 一五一

● 陆 【玄沙香】 一七九

● 柒 【迷谷散】 二二一

● 捌 【桃花面】 二五七



引子

(一)

天色尚早，东方刚刚亮出一丝鱼肚白，王老汉便上了山。

王老汉的地块位于西山坳，位置远而偏僻，但土质肥沃，土壤丰厚，这几年的收成都不错。

浓重的山雾带着一丝早春的寒气，将山坳裹得如同晕在淡墨里的山水画。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雷声，王老汉忍不住嘿嘿地笑出了声。今日惊蛰，古语道：春雷响，万物长；到了惊蛰节，锄头不停歇。抓紧再除上一遍草，儿子娶媳妇的聘礼就有指望了。

耐心地将夹杂在麦苗中间的蓼草、“麦筛子”^①、菟丝花等杂草清理干净，王老汉这才直起腰来，望着绿油油的麦苗喜不自胜。

忽觉腹部一紧，王老汉肚子一阵坠痛，见前方不远处有块大石头，他想也不想提起裤子飞奔了去，稀里哗啦一通排泄，顿觉舒畅了许多。

他慢慢地扶着大石站了起来，朝着自己的麦田望去。

奇怪，刚才还绿油油的麦田，怎么一会儿工夫颜色浅了许多？周围明明没风，麦苗却不停地起伏摇摆。

如今真是老了，蹲的时间一久，便双腿发麻、眼前发黑。老汉自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突然觉得脚面痒痒的，低头一看，脚面上不知何时爬上了一只白胖胖的

^① 麦筛子：一种藤状杂草，茎上有细小软刺，可缠绕在麦苗上，影响麦苗生长。





蛰螭。

老汉一脚踩死。这些蛰螭坑人得很，最喜欢咬食麦苗的根部，经它一咬，麦苗便要发黄干枯，产量大减。

老汉正在蹭鞋底的蛰螭尸体，脚边的一小块石头突然自己动了动，地面拱出一个拇指大的小土包来。老汉心想，惊蛰惊蛰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这春雷一响，就把冬眠的动物都给惊醒了——莫非是一只小癞蛤蟆？

老汉童心大起，盯着那块小土包看。泥土慢慢涌动，一会儿，一个小指大的青色脑袋拱了出来，竟然又是一只大蛰螭。

老汉厌恶至极，上去一脚将其踩了个稀巴烂，心里暗叫晦气：看来今年招蛰螭。不行，要赶紧回家收集些烧柴的青灰，治一治这害虫。

正想着从谁家能讨得青灰，耳边响起一阵奇怪的沙沙声，朝四周一看，不由吓了一跳。只见无数爬虫蜂拥而出，大到一米长的土花蛇、碗口大的癞蛤蟆，小到米粒大的甲虫、蚂蚁，但最多的是大大小小的蛰螭，白胖胖的身体蠕动着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

刚开始老汉还气愤地用双脚去踩，但见周围地面不断鼓起，各种见过、没见过的虫子连绵不绝地从地下涌出，不由心惊，特别是看到十几只蛰螭竟然一反常态去捕食一只小蛤蟆，更是不顾膝头僵硬，跪在大石上磕起头来：“老天爷呀，这是要出妖孽了啊，蛰螭吃起癞蛤蟆来了！”

忽然一阵微风吹来，让老汉的心房一颤，地面上的蛰螭仿佛得到了指令，突然站立不动，那些正在攻击小蛤蟆的也停了下来，个个昂起半透明的脑袋，一起对准东边方向。

其他的昆虫纷纷逃走，在蛰螭群中乱窜。老汉惊奇地发现，那些蛰螭们竟然在慢慢调整位置，直到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如同训练有素的军队一般进退有度，在几只大蛰螭的带领下，浩浩荡荡地朝着下面的麦田去了。

老汉从来没见过如此奇怪的景象，俯在大石上目瞪口呆。大群的蛰螭进入麦田，隐约可见麦垄间隙一条条白色的长线蜿蜒而行，老汉突然想起这块地承载着全家今年的期望，一股怒气从心头冲出，折下一条尚未发芽的野生酸枣树枝，挥舞着追了上去：“你们这些害人精！我辛辛苦苦薅了三遍草！我儿的婚事就指着这个呢……踩死你们！”

老汉发了疯一般，又是踩又是甩打，只听着脚下啪啪作响，一股股浓稠的汁液

从脚底溅出。但一个人力量总是有限，鞋子已经踩得黏黏糊糊，也不见蛰螯少了多少。正打得焦虑，忽而又心底一颤，只见剩下的蛰螯突然乱作一团，片刻工夫，拱入地下消失不见。

老汉举着酸枣枝愣在了原地。所有的昆虫都不见了，若不是酸枣枝上还挂着的几只蛰螯尸体、变了色的鞋子和地面上残留的黏液，老汉几乎以为刚才是自己看花了眼。

老汉小心地将刚才踩倒的麦苗扶起来，忽然眼前一黑，忙抱头蹲下。恰好儿子王生提着饭罐过来，忙扶他到地头坐下。

老汉摆手道：“我没事，你抓紧回去将炕洞里的青灰撮来，我看今年这是要闹虫灾哩，趁早下手。”

王生拄着锄头，道：“什么虫灾？”老汉一骨碌爬起来，顺着垄间的缝隙翻动土块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这些该死的蛰螯！”但一连锄了老长，一只蛰螯也没见着。

老汉瞅了瞅鞋帮上花花绿绿的虫子汁液，连声催促：“回去，回去，多找些青灰来。”

王生不情不愿地转了身，道：“天还冷呢，哪里有蛰螯？”走了几步，又回头道：“爹，刚才那个戴面具的人同你讲什么？”

老汉一愣：“什么面具人？”

王生道：“刚才我来的时候，见一个人，戴着个笑嘻嘻的鬼脸面具，就站在你身后，贴着你耳朵边说话呢。我一来他就扭身走了。”

老汉有些心惊，但怕吓着孩子，嘴硬道：“哪有的事儿！一个早晨就我独孤个儿呢。你赶紧回去，让你娘去街坊邻居家多讨青灰来。”

王生慢吞吞走了。老汉盯着地面整齐的淡淡爬痕，无端打了个冷战。

(二)

转眼进入三月，细雨蒙蒙，春寒料峭。洛阳城外桃林，早开的桃花被风吹得七零八落，点点娇俏的花瓣纷落于泥污之中，不由让人生出红颜易逝之慨。

一高一矮两个少年，合撑一把半旧的油纸伞，一个挽着锦布花囊，一个捧着个圆肚瓷瓶，绕着桃树走走停停，一点不似远处官道上行人急匆匆的样子，但若说是在欣赏桃花，也不太像，因为两人拱肩缩背，清涕横流，看样子着实冻得不轻。





在桃林里晃荡良久，两人在一棵扭曲的老桃树前停下。老桃树显然已有些年月，枝干中间长着一个巨大的痈瘤，迫使枝干扭转方向，朝一侧盘旋而上，枝桠皴裂，稀稀拉拉开着些疏密有致花儿，同旁边那些花开满枝桠的小树相比，平添了几分古朴幽雅。

小雨不知何时停了，天空变得明亮起来，黄白的太阳光点点从云层中透出，刚好照在桃林一片。高个儿少年用手指轻叩痈瘤，并附耳细听。矮个儿少年凑上来，嘴里道：“听到什么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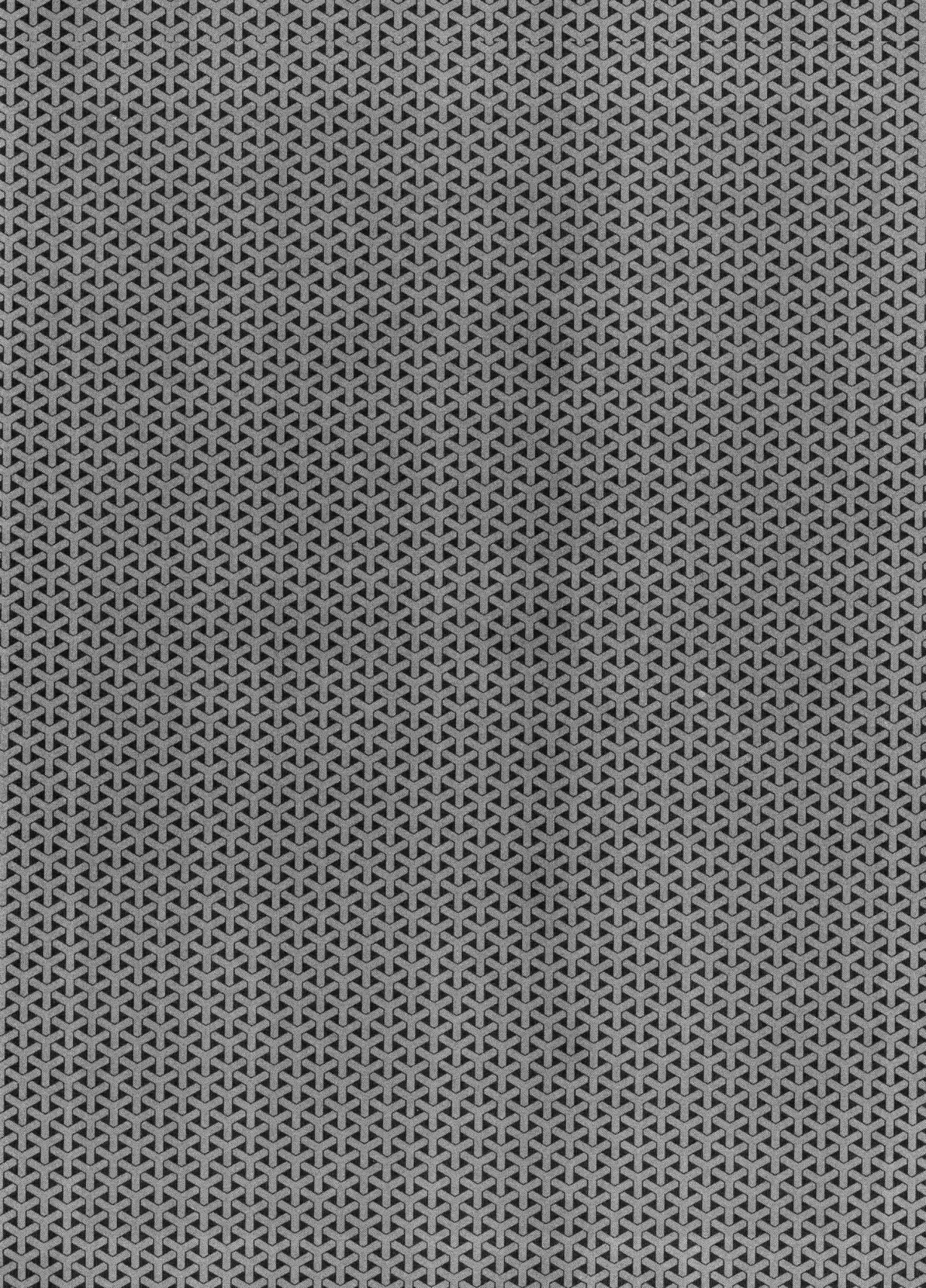
轻微的吱吱、啪啪声从痈瘤中传出，像是里面煎了一块肥肉。声音虽然小但声声入耳，犹如在人心尖上挠了一把，说不上来什么感觉，有些亢奋，有些无奈。

高个少年望一望天时，朝矮个儿少年略一点头，拿出一把造型奇怪的桃木小剑，刺破手指，用血沿着痈瘤的边缘画了一圈。矮个儿少年深吸了一口气，接过小剑，也做同样动作。

树干发出轻微的“嘭嘭”声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矮个儿少年用小剑沿着痈瘤边缘刻了下去。小剑所到之处，木屑纷纷落下，树干中，一张粉嫩嫩、肥嘟嘟的奇怪人脸出现在面前。

“桃面癭！”两人欢呼起来。





壹

相思染

(一)

小安来了，闻香榭更加热闹了。

有了醉梅魂，小安的病情稳定下来，但依旧脸色苍白、浑身无力。文清悉心照顾，每日嘘寒问暖，恨不得连饭都喂到小安嘴里。可沫儿却前所未有地难缠，与小安如同冤家一般，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斗嘴，吵得不可开交，偏巧这几天婉娘和黄三都不在家，也没个主持大局的人，文清一边忙着照顾小安，一边忙着顾及沫儿的情绪，还得私下两头劝解，结果却落得个两头受气。

将近元宵佳节，洛阳城中锣鼓阵阵，热闹非凡。沫儿早就按捺不住，天未亮便起了床，寻思今日外出玩耍。

一下楼，便见文清打了小安的洗脸水过来，正在用手试热冷。小安捧着一个小手炉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等着，嘴里一口一个“文清哥哥”，一会儿说要干些的毛巾，一会儿要他帮去拿洗脸皂，将文清指使得团团转。

沫儿看不过眼，喝道：“自己没手没脚么？文清不许帮她做。”

小安白他一眼，过去拉着文清的胳膊，甜甜叫了声：“文清哥哥最好了。”一边说一边摇着文清的胳膊，一脸娇憨之态。

她个子小巧，比文清足足矮一头。文清低头看着她，嘿嘿傻笑道：“小安病着呢，要多歇息。”

沫儿瞪眼看了片刻，扭头走出中堂，打了一盆冷水用力洗脸，哗啦啦地将水溅得到处都是。

文清拿了热水过来，沫儿已经洗完脸，也不擦干，任由水珠挂在脸上，也不知是洗脸水还是泪水。

文清放下水壶，慌忙拿干毛巾来，道：“外面还冷着呢。小心脸上长冻疮。”沫





儿一把推开，气鼓鼓道：“你去照顾你的小安吧。冻死我算了！”

小安斜靠在门框上，小嘴一瘪，鄙夷道：“真小气！文清哥哥都照顾你这么多年了，照顾我几天怎么了？哼！”说着盯着沫儿的脸，一双黑眼珠闪着狡黠的光。

文清挠头不止，先劝小安道：“沫儿手指还没怎么好呢。你别怄他。”接着又小声劝沫儿：“我们答应了雪儿姑娘，要照顾小安的。再说你是哥哥呢，她年纪小，又不舒服，我们得让着她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两人同时叫了起来。小安委屈屈道：“我哪里怄他了，是他一大早就找我的晦气！”沫儿则梗着脖子道：“谁是她哥哥！我才不做她哥哥！”

文清连连同沫儿使眼色。沫儿气急，丢了毛巾，甩手去了厨房。小安眼底闪出一丝得意，嘴巴却很甜，柔声细气道：“文清哥哥，沫儿哥哥怎么了？”

文清慌忙解释：“他这几天心情不好，你不要同他计较。”转而纳闷地看着沫儿的背影，嘟囔道：“沫儿怎么越来越像女孩子了？”

沫儿心里极其不痛快，但是如何个不痛快法，却说不上来。每次同小安吵了之后，沫儿都很后悔。他其实不讨厌小安，也愿意同小安一起玩。雪儿姑娘不知所踪，小安无家可归，身体又病着，十分可怜，按理自己应该同文清一样对她宠爱有加才对。但每当看到文清不错眼珠地盯着小安的一举一动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她，便不由自主地想找茬发火。

沫儿一向自诩大气，最喜欢摆出一副洞悉世事的高明之态，可是无论晚上躺在床上想得有多好，第二天看到文清和小安总压不住火气。想到这里，不由得烦躁起来。

沫儿和小安又闹起了脾气，如今两个人一个在中堂，一个在厨房，都气鼓鼓的，连早饭都不肯吃。

文清先劝小安喝了一碗粥，让小安先去躺着休息，又连忙回到厨房，将已经冷了的油饼重新加热，递给沫儿。沫儿扭身不理。

文清头都大了。他总是想不明白，沫儿为什么生气。婉娘和黄三不在家，自己年龄最大，要有所担当，照顾沫儿和小安是自己的职责。而小安是客人，自然要以客人为重，不能失了礼数，沫儿最为聪明伶俐，怎么会不明白这点呢？可是一看到沫儿赌气不吃饭，他又心疼，偏偏沫儿不领情，只要同小安吵架，一定会迁怒于他。昨天晚上，小安睡下了，文清便想去找沫儿谈下心，谁知被沫儿赶了出来。沫

儿还说，以后未经允许，不许文清进他的房间。

唉。文清在心里叹了口气。婉娘和三哥出去三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。

(二)

还好，将近午时，婉娘和黄三回来了。文清大喜，绕着两人转了好几圈。沫儿跳了出来，叫道：“三哥你终于回来啦，带什么好吃的没？”

小安却甜甜笑道：“婉娘三哥，你们去哪里了，好几天不见，我们几个担心死了！”慌忙去给婉娘捏肩捶背。

婉娘捏捏她的小脸，赞道：“还是小安乖，又聪明又体贴，比沫儿强多啦。沫儿就惦记着吃。”沫儿本来高高兴兴的，一听这话，脸又阴沉起来。

婉娘打量着三人的脸色，眼里露出笑意，道：“文清把包裹打理一下，沫儿跟我去后园，今日我们做相思染。”

后园里除了两株腊梅还开着，仍是一片肃杀的冬日之像。除了多年生植物，其余的土地已经被平整得整整齐齐，只待开冻，便可播种花卉。

婉娘带着沫儿来到最后一排房屋前，打开原本种植如意藤的那间。

一股清冽的香味让沫儿精神一振。原来里面已经没有了如意藤，而种植着几蓬茂盛的刺玫。

这个原本没什么出奇，沫儿曾多次在野外采摘这种香味浓郁的刺玫花。不过野外的刺玫都是单瓣，以红、白、黄三色为主，而这一丛花却是蓝色的：明亮的湛蓝，偏紫的深蓝，花瓣重重叠叠包裹在一起，同其他颜色的花朵比起来，别有一番娇艳。

婉娘小心地避开枝干上稠密的尖刺，拉过一朵放在鼻子上嗅，陶醉道：“真香。”说着折过一朵攒在沫儿头发上，笑眯眯道：“你觉得这枝蓝色妖姬怎么样？”

沫儿一愣，将花儿拔下，警惕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婉娘认真道：“其实你戴花的样子还是挺漂亮的。”

沫儿手脚不自在起来，忙将话题扯开：“你刚才说这个叫什么？这不是刺玫吗？”

婉娘呵呵笑道：“原本是刺玫。不过如今应该叫做蓝色妖姬了。”原来在秋季选





当年生的白色刺玫植株，移入暖房后先进行几次嫁接，培育出重瓣的白色花朵，然后等第十一次花开之后时，开始浇灌混入青金石浆的水，第十二次便可开这种蓝色的花朵。不过这种蓝色花朵对温度、时机要求极高，浇水、嫁接等若有一个环节控制不好，便前功尽弃。蓝色刺玫开出来的花同普通的玫瑰、蔷薇相比，孤傲与妖艳同在，香味也更加清冽冷寂，因此婉娘称之为“蓝色妖姬”。

沫儿知道青金石是做蓝色颜料的原料，却不知原来花朵也可以染色，不由大感惊奇。

婉娘神秘秘道：“你知道蓝色妖姬表达的意思么？”

沫儿不屑道：“蓝色刺玫就蓝色刺玫，还叫什么蓝色妖姬，故弄玄虚！”

婉娘的眼睛亮晶晶的，道：“不同的，它浑身长满了刺，花朵也比刺玫要绚烂得多，但花朵的意思却是：相守、相知。”

沫儿哼了一声，绕到花丛的后面，不让婉娘看到他的脸。

婉娘看到沫儿躲躲闪闪的样子，一张脸也笑得如同花一般，拿出剪刀，咔嚓咔嚓将花朵全部剪了下来，刚好三十六朵。

回到中堂，黄三、文清已经挑好花瓣。婉娘和黄三也不知去哪里采了一大包滇樱花，一朵朵粉嫩粉嫩的，极其灿烂。文清将其中花瓣饱满、无斑点、无露水的花朵挑了出来，放在砂锅里炙烤至半干，然后同三十六朵蓝色妖姬一起捣成糊状，拧出花汁。

小安第一次见做胭脂水粉，兴奋不已，见淡蓝色的花汁清亮芬芳，不由得眼睛发亮，惊喜道：“这就成了？”婉娘道：“不行，味道还是淡些。”

黄三上三楼抱了一个长长的青玉匣子下来。打开一看，里面并排放着数朵黑色曼陀罗花，一个个乌黑发亮，花瓣边缘自然舒展，新鲜得如同刚采摘下来的。婉娘取了十二朵，交给文清拧汁，喜滋滋道：“多亏雪儿姑娘送来的镜雪，如今想要保存花朵可容易多了。”

沫儿知道曼陀罗花有毒，见花朵未经处理便直接拧出花汁，怀疑婉娘用错了，道：“不怕有毒吗？”

婉娘道：“没事。”看沫儿将信将疑，猛然凑近了小声道：“据说每朵黑色曼陀罗花中都住着一个精灵，他们可以帮你实现心中的愿望。不过他们有交换条件，那就是人的鲜血。你要不要试试？”她吃吃地笑起来，“要么我就把这款相思染送给你，让你早日找到心上人。”

沫儿竟然有些恼羞成怒，涨红了脸气呼呼道：“你才找心上人呢！”

婉娘突然收起了表情，道：“知不知道黑色曼陀罗代表什么？”

沫儿甚为不屑：“哪有这么多说道？”

婉娘慢吞吞道：“黑色曼陀罗，表示绝望的爱，伴随着不可预知的死亡。”眼里倏然闪过一丝忧色。

沫儿连声啐道：“呸，呸，你净说这样不吉利的，小心卖不上价！”

正说着，文清端了拧好的黑色曼陀罗汁进来，问道：“这个相思染，是做给谁的？”这几天过年，并没有人来定制香粉。

婉娘看了一眼在旁边蹦蹦跳跳的小安，笑嘻嘻道：“小安这几日便可与雪儿姑娘团聚。这款相思染，就是送给雪儿姑娘的。”

小安抓住文清的胳膊尖叫起来，三人一阵欢呼。

今日蒸的花瓣不多，经过几次细淘之后，淘出的花露仅够装一小瓶子。曼陀罗花、滇樱花和蓝色妖姬虽然香的各有不同，但香味都十分浓郁，哪知三个兑在一起，却味道极淡，倒是花露的颜色湛蓝湛蓝的，甚为赏心悦目。

小安有些失望，婉娘只当没看见，连声催着她同文清去吃午饭。带两人走开，朝沫儿一挤眼睛，从怀里拿出一个梅花信笺，一把打开。

梅花笺正中，一个殷红的心形，如血一般，正是雪儿来求婉娘照顾小安时送来的。沫儿凑上来伸着脖子看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婉娘道：“雪儿的一片心血。算了，我打量她的心血注定要白费，不如给我用了吧。”说着飞快拿出一支银针，将心形挑破，鲜红的血滴落出来，刚好滴入相思染中。

沫儿来不及阻止，急得连连跺脚：“她说不定还有用呢，你就这么毁了？”

婉娘若无其事道：“这是她送我照顾小安的补偿，给了我自然是我的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”看着颜色微微呈现紫色的相思染，眉开眼笑道：“雪儿要是离开洛阳，我就用这款相思染去把她的布庄给换过来，怎么样？”

沫儿嗤之以鼻：“你当别人都是傻的？”

(三)

今天正月十五，元宵节开放宵禁，城内一片欢腾，在家里便可听到街上的喧哗



声，只是天不凑巧，阴沉沉的，时不时飘几朵零星的小雪花。

文清、沫儿、小安三人摩拳擦掌，早就商议好了，吃完晚饭就去逛花灯，文清连醉梅魂都已经提前帮小安带上了。谁料想，婉娘轻巧巧一句话把三人都气了个半死：“今晚沫儿和我去找个人，文清在家照顾小安，哪里都不许去。”

三人反复抗议，但见黄三一脸凝重，婉娘虽然嬉皮笑脸，却坚决不肯松口，只好收声，一顿饭吃得没滋没味的。

婉娘去换了衣服，附耳对黄三嘱咐了几句，黄三自行去了。她拿了相思染和醉梅魂，想了一下，也丢给沫儿一瓶醉梅魂，连同那日曾显摆过的桃木小剑。

小安眼巴巴地看着婉娘等人收拾。沫儿好歹可以跟着婉娘出去，倒也没那么郁闷，拿了桃木小剑对着空气一阵乱刺，叫道：“这个小剑好顺手，婉娘送给我防身吧。”

婉娘点点头，道：“嗯，这柄噬魂辟邪剑，今晚就归你了。”

沫儿大喜，乐滋滋放入怀中，冲着满眼失望的小安做了个鬼脸，兴高采烈地同婉娘出了门。

两人很快绕到了铜驼坊，婉娘道：“你那天碰上的老梅树在哪里？带我去看看。”

沫儿知道有正事，不敢怠慢，带着婉娘来到那个小胖子家。

小胖子家门上落了锁，显然一家人去看花灯了。婉娘轻巧开了锁，沫儿搬过梯子蹭蹭爬上墙头，指着对面叫道：“这里呢。”却不由得愣住了——对面一个废弃的小院子，半人深的茅草在寒风中发出呜呜的响声，里面一棵梅树也没有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沫儿确定自己没有记错，那个铁钳子还放在他家窗台上呢。

沫儿嘀咕着爬下来，爬了一半又觉得不信，蹭蹭重新爬了上去。结果仍是一样，废弃的小院，根本就没有梅园。

婉娘抬头道：“下来吧。”似乎知道梅园消失了一样。

沫儿纳闷道：“没有梅园，只有一个废园子，还小得很。”

两人走出小胖子家，将门重新锁好。沫儿百思不得其解，不住回头看。婉娘道：“别看了，梅园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。”

沫儿急道：“可是我明明来过两次呀。”婉娘慢悠悠道：“看到的不一定真实。”